

漫遊語言世界的小宇宙： Saussure 如何詮釋「語言結構」的意涵

賴玉釵*

《摘要》

Saussure 對「語言結構」(langue) 的定位，包含下列兩層面：

一是將語言結構視為「系統」。語言之所以能成一體系，乃因符號間彼此「對立」，而形成「關係」，既而織成一張符號的網絡。

從既定的相對關係中，我們可歸納出常模，來組織、變造語言。是而，語言結構的第二個向度為：它是「語言運作的規律」。如組合關係，便是這套規則的體現。

大體來看，語言結構/系統是因符號的相對特性，或是因組合、聯想關係，才能成一體系，恆常運作。

關鍵詞：Saussure、系統、原型、相對關係、語言結構

* 作者為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生。本文感謝《中華傳播學刊》評審的建議，使筆者獲益良多。也謝謝鍾蔚文教授、「傳播理論專題」修課同學及劉慧雯、江靜之學姊的建言。如果讀者們有其他想法，歡迎繼續惠賜高見。E-mail: raven.claw@msa.hinet.net

壹、研究起點

在傳播學門的發展趨勢裡，語言結構是個很關鍵的問題。舉例來說，研究新聞訪問的對話時，我們會希望能捉住箇中互動的模式，來理解：是什麼樣的對談模式(pattern)，會影響訪問者、受訪者的談話形態？或者，在談論戲劇敘事手法時，我們也很希望能找著故事背後的脈絡，理解是什麼樣的語法，在導引著人們怎麼說故事。不難發現，語言結構對傳播領域的重要性。

談論語言結構時，不免會讓人想起結構主義的開山祖——Saussure。Saussure 對「語言結構」(langue)的見解，啓迪後進甚多。包括 Levi- Strauss 的二元對立形式、Barthes 的神話學，甚至 Metz 的電影符號學……等等，都受了 Saussure 的影響。

雖然我們知道「語言結構」概念的重要性，也能體認它經常被運用，但是，現存文獻討論 Saussure 之「語言結構」定義者，似乎不算多。而 Saussure 本人雖然很重視系統、結構的概念，但是，也少集中在一篇章，做出概要式的整理。因此，就現狀來說，我們雖能體會到「語言結構」的重要，不過，若要詳細鋪陳「何為語言結構」，實有再著墨的空間。

本文著眼 Saussure 對結構語言學的影響，擬探討：Saussure 對「語言結構」的想像如何？他從哪些面向，來瞭解「語言結構」？

本文採取文獻回顧的方法，試著在《普通語言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中，找出'langue'出現的段落，而 Saussure 又是如何定位它。既而歸納出，Saussure 如何詮釋「語言結構」的意涵。

貳、語言和天體——結構是系統

一、星群的隱喻

在法文中，「langue」一詞具有雙重意涵，代表「結構」、「系統」意義（李幼蒸，1997；Stam, Burgoyne & Flitterman-Lewis, 1995）。Saussure 之所以提出「語言結構/系統」的概念，與他的信念有關。

Saussure 認為，我們理解語言現象(language)時，應該比照自然科學的研究方式，把「語言」當成一個客體(object)，方能進一步解析它（Saussure, 2002）。在 Saussure 眼中，「所謂科學者，即找出其客體的確切本質……特別是那些有潛力蔚為一可理解系統或整體的面向」（Stam, Burgoyne & Flitterman-Lewis, 1995；張梨美譯，1997：37）。

Saussure 把語言學視為科學的想法，致使他提出「語言結構/系統」的概念，並為語言學帶來「如哥白尼革命」般的變革（Metz, 1994）。在行星、恆星的例子中，不難發現 Saussure 的這份期許（Saussure, 2002: 84）。

在《普通語言教程》裡，Saussure 曾將語言比之星體（Saussure, 2002: 84）。試著延伸 Saussure 的隱喻，我們不妨想像：在星雲之中，乍看之下似乎繁星點點，每個星星都有各自的光亮。不過，如果我們把「星雲」視為「天體模型」，將星星當中箇中運行的元素，可以窺得，它們似乎依照某些規則運行。如 Saussure 所說，行星受太陽的牽引，能繞著太陽旋轉，且有一定的軌道（Saussure, 2002: 84）。

若將星群當成一組體系，可拆解成：

1. 它擁有許多組成份子（如：星體）。
2. 由於組成份子的彼此牽引（如衛星受行星引力的影響），方能讓星群們各就各位，不會混亂。
3. 而在這套體系之中，我們又可以進一步歸納出抽象的律則（covering laws），如：星體隱含了「萬有引力」法則。這套規則是相當

恆定的，不會因時空變異，而有更迭。

假若我們把天體的例子，移往語言現象(language)，那麼，我們可以證得什麼結果呢？由上可知，完整體系應包括：組成份子、彼此的相互關係、及能表現此關聯的定則。

如果我們也把語言視為一體系(system)，可推得：

1. 語言體系有其組成份子(members)(Saussure, 2002: 111)。如 Saussure 所說，語言是個許多符號(sign)組成的 (Saussure, 2002)。

2. 一如星群之間的引力作用，語言組成份子之間，也應有「相互關係」(relation)的牽引，來維持系統的穩定運行。從這個觀點來說，我們可從符號單元(uit)的關聯切入，理解「相互關係」之於系統的影響力。

正如 Saussure 所說，「語言學研究的客體應解放成……主要單元、單元間合縱連橫的規則」(Stam, Burgoyne & Flitterman-Lewis, 1995；張梨美譯，1997：37)。也就是說，我們可從符號間的連帶關係著手，以理解系統如何產生。

3. 如果我們把「相互關係」的運作模式，加以歸納，應能得出某套律則。不管時間如何演進，這套規律應是十分恆定、甚少變異的。

由上可推得，語言系統可化約為：符號單元、符號間的相互關係、運作規律等三部份，進行探究。下文將循符號、相互關係、規律的脈絡，來解釋「語言結構/系統」的意涵。

二、符號單元與相互關係

Saussure 認為，符號可拆解成所指(signification)和能指(signal)來理解(Saussure, 2002: 65)。所指是符號帶給我們的概念(concept)，如談到柏樹時，我們能意會到，它是樹的一種，表明了「柏樹是樹」的觀念(Saussure, 2002: 67)。

而能指是聲音帶給人們的心理印象('a sound pattern is the hearer's psychological impression of a sound.')(Saussure, 2002: 66)。如聽到英文

「柏樹」(‘arbor’)時，我們能感覺到，其重音在第一音節——我們先發出了‘ar’的上揚音，再接續 bor 的下沈音—讓柏樹聽來有抑揚變化。由此可知，能指並非物質的聲音、或某物的外在特徵(‘the sound pattern is not actually a sound; for a sound is something physical.’)(Saussure, 2002: 66)，而是我們感知符號形、音的結果。經由能指和所指的結合，便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符號單元(Saussure, 2002: 67)。

(一) 共時和歷時

如前文的星體例子，體系之間的元素必須有「連結關係」，才有辦法構成一系統——否則便各自為陣，無以成軍。那麼，符號之間的連帶關係，又是什麼呢？

Saussure 認為，我們可從符號的共時和歷時面向，理解它與其他元素的關聯。所謂「共時」，指的是和某符號共存於一時空的其他元素。如 *faciō* (我做了)、*confaciō* (我已做完) 共存同一時期的拉丁文中，它們之間即是「共時關係」(Saussure, 2002: 96)。也可以說，*faciō* 和 *confaciō* 同屬共時的語言平面。

而「歷時」則是某符號前後承接的關係(Saussure, 2002: 80)。如 *confaciō* (我已做完) 演化成 *conficiō* (我已做完)，便是隨時空變異，而產生的字形變化(Saussure, 2002: 96)。也可以說，此兩字之間是「歷時關係」。

大體來看，符號單元的相互關係，可拆成共時、歷時兩部份來理解。共時系統是考量「同期元素的相互關係」(Saussure, 2002: 90)。它是「同一時期語言現象內各成分之間關係的研究，相當於自然科學中對非歷史的現象所做的規則研究」(李幼蒸, 1997: 9)。

而歷時則不問共同存在的事物，而論語言的繁衍變化及歷史脈絡(Saussure, 2002: 90)。當我們研究某個詞彙時，可能考量幾百年前的用語，考慮它如何與時俱進、產生變異。這種元素間的先後承接關係，便屬歷時的範疇。

(二) 共時關係具系統的特性

雖然 Saussure 在探討符號間的關係時，切成共時、歷時兩向度來討論。但是，對 Saussure 而言，其研究重心是在「共時關係」，而非歷時關係(Saussure, 2002: 113)。

如前文提及，Saussure 希望找到語言元素間互動的規律，而歷時關係則著眼是字彙變革。所謂的變化，可以拆成兩部份來理解。一是偶發的、非常態情況(Saussure, 2002: 92)，也是與系統整體無關的獨立事件(Saussure, 2002: 93)。二是類比(analogy)舊有模式，而演化的字形(Saussure, 2002: 160)。如我們可從 *oratore* 變成 *orator* 的規則(刪除後綴字)，推論 *honorem* 會演化成 *honor* 的字樣(Saussure, 2002: 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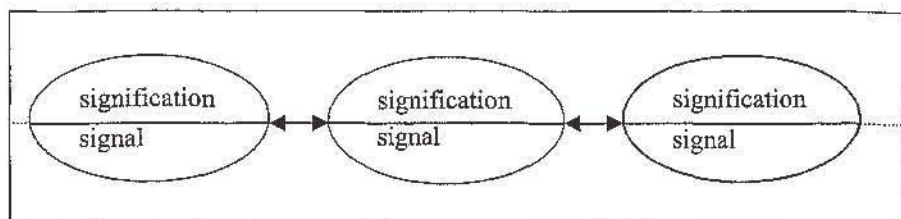
在第一類狀況中，由於變異與系統無關，因此 Saussure 不探討它。在第二類情況裡，歷時演變其實依著既定的共時關係，演化而來(Saussure, 2002: 19)——也就是從共時關係的原型(如：A)，推演出 A'、A''、A''' 等變體。

大體來說，Saussure 提到的「語言系統/結構」其實是根據共時關係出發，加以討論的。那麼，在共時關係下，符號單元的相互關聯，又有哪些呢？請見下文詳述。

(三) 符號間的相對關係

Saussure 認為，在系統中，沒有符號能單獨存在。符號的字音、字詞得依附在週邊各元素，方能產生連帶關係(Saussure, 2002: 113)。而這層連帶關係，是因符號具、符號義的差異，互相對映而產生。如圖一所示。

Saussure 眼中的差異(differences)，泛指一切有區別的東西。包括字形、音、異之不同。從能指來說，我們可以用草寫體、正楷體來 t，只需跟字母 A 有分辨即可(Saussure, 2002: 117)；在法文裡發出 r 音，可以是小舌音，也發成舌尖顫音——只要不與其他字音弄混(Saussure, 2002: 117)。



圖一：符號間的相對關係（轉引自 Saussure, 2002: 113）

此外，我們也可從所指的相互比對，而得知相似、差異為何（Saussure, 2002）。如法文的 *redouter*（恐懼）、*craindre*（畏懼）和 *avoir peur*（害怕）（Saussure, 2002: 114），它們均指涉負面情緒。我們必須要將它們擺在一起觀察，才能體會箇中差別——如「害怕」在負向情緒的光譜上，居於什麼位置；而恐懼、畏懼是否更接近負面的極點。換言之，此三字在概念（負面情緒）上是有共同點的，但也有互別苗頭之處（如情緒強度不同），而造成了相似、又對立的關係。

Saussure 進一步指出，由於所指、能指的不同，我們可以知道：t 不是 A，害怕不同於畏懼……，將它們和相鄰的事物互相比對，建立起否證、相對(*opposite*)關聯，既而成就「主要單元、單元間合縱連橫的規則」（Stam, Burgoyne & Flitterman-Lewis, 1995；張梨美譯，1997：37），讓符號群變成完整的陣列。其結果正如 Metz 所說，語言系統是符號高度組織化的結果（Metz, 1994）。

總括來看，誠如 Saussure 提及，「語言不是由它的物質，而是從它的音響形像和其他音響形象的差別，才得以構成」（Saussure, 2002: 117）；也是經所指的相互比對，而造成的彼此相仿、又對立的關係（Saussure, 2002: 118）。

經符號間的相互對立，才能構成了它們彼此扣連(*fit together*)的體系（Saussure, 2002: 113）。結果正如 Saussure 所云，語言是個系統，我們研究它時，應該從各元素的共時連帶關係，加以考慮（Saussure, 2002:

112)。

在上例中，我們探討的是整體(whole)語言網絡。如果我們將焦點鎖定在局部(part)，那麼，相對關係又如何更細緻的展現呢？Saussure 曾將「相對關係」的概念，引至句段、字詞例子中，加以說明。即所謂的「組合關係」(syntagmatic relations)和「聯想關係」(associative relations)。

(四) 句段中字詞的相互關係

我們的話語，乃由一連串字彙拼裝而成。這些被組裝的字詞，彼此之間便是因「組合」而成的「相對關係」，也就是「組合關係」(Saussure, 2002: 121)。

Saussure 言及，組合關係意為「一個詞或一個句子裡各個元素，依序出現的關聯」(Saussure, 2002: 121)。也就是說，經由組合關係的協助，不同的字彙能結合成一序列，構成某個句子。

舉例言之，當我們說「I am a student」時，這組句子是由「I」、「am」、「a」和「student」所構成的序列。箇中「I」、「am」、「a」和「student」本可各自為陣，成為獨立的單字。但藉經組合後，它們開始互有牽連。如「I」要接受詞時，中間必須有 be 動詞的串場，方能接受詞。假若不這麼做，便不算成功的組合形式。

進一步說，這些原本獨立的單字，經組合之後，似乎產生了無形的紐帶，形成了相互依賴的態勢。如果少了「am」，僅存的三字也難以獨撐大局，就像是飄渺的寒星，散落在太空之中。憑藉組合關係，「I」、「am」、「a」和「student」能產生關聯，最後完形 (gestalt) 成「I am a student」的句子。經過組合後，兩種（或以上）不同的字彙能產生序列(serial)關聯，構成「複合詞」、「片語」或是「句段」的迷你體系(Saussure, 2002: 122)。

誠如 Saussure 所說，「事物皆由相對關係形成」(everything depends on relations)(Saussure, 2002: 120)，我們在句子構成的歷程裡，也能覺察

此特質。

(五) 腦海中字詞的相互關係

聯想關係則是「貯存在我們記憶中，各元素互相連結，而形成的關係」(Saussure, 2002: 121)。由於字形、音、義的相仿，讓我們提到「教育」時，會想到「教師」、「教程」等字彙。「教育」、「教師」和「教程」間，存在的便是聯想關係。聯想關係植基於人們對形、音、義的想像而來。它存於人們的腦海，是某字詞及相仿元素（如形、音、義的相似），相互連結的成果 (Saussure, 2002: 122)。

可以進一步的問，為什麼我們能知道字彙的「共同點」呢？事實上，由於我們做了比對的動作，才知其相似、相異之處。換言之，聯想體系之所以能成立，也是因「相互比較」的關係而來。經由相比，我們分辨哪些字詞的異同，進而做出歸類，把相仿者群集在一起。換言之，聯想關係也是種「相對關係」。藉由比較字彙形、音、義，我們得以構成「相似字詞」的網絡，構成聯想群組(associative group)(Saussure, 2002: 128)。

舉例來說，以「我們去遊行」為例，當中蘊含了兩種聯想關係。若將此句拆成「我們」、「去遊行」，可知：「我們」可能來自於下列群組——如「你」、「你們」的人稱群組；至於「去遊行」則源於「上去」、「吃」的動作群組(Saussure, 2002: 128)。

在證得「你」、「你們」和「我們」的群組前，吾人已將它們與其他類別（如動作）先做了區隔，方能證得上述這些字詞，不屬於動作、也不是受格的群集。經由比對後，我們能將「你」、「你們」同指「人稱」的詞彙，想像在一塊兒，將它們視為一個系統。而這個體系，其實是因相似性而鏈結成的網絡，為「聯想關係」的表現。

三、小結

從上可推得，語言結構是組網絡。在這套網絡中，每個元素因其所指、能指的不同，經由相互對映，而生成的互有關聯的體系。是而，結

構是因「相對關係」而構成的體系。而「相對關係」可實行於三個面向：符號的對立關係、文句間的組合關係、相仿字詞的聯想關係。

單就組合、聯想關係來說，我們隱隱然的，可從中歸納出一套常模，只要是使用語言，都必須參照既存的架構。像組合關係的文法規則，便是一套章法 (regular forms)，提供了完整句子是主詞、動詞、受詞的排列方式 (Thibault, 1997: 69)。當我們要改變句子架構時 (如將主詞、動詞縮寫，變成 "Tm" 形式)，也必須根據現存文法，方能順利變造。換言之，語言結構像是「範型」般——當人們組織、變造語言，必須仰賴這套形式 (Thibault, 1997: 72)。

參、語言和棋法——結構是被承襲的規則

語言結構是組織語言的規則 (Storey, 2001; 李根芳、周素鳳, 2004: 112)。這套規則提供了穩定的常模，不管時間如何改變，都不易捍動這套架構。Saussure 曾以棋法為例，說明語言結構的規律、世代傳承特質。

一、棋法的隱喻

如同 Saussure 指出，我們下棋時面臨的狀況，其實和使用語言的狀況相去不遠 (Saussure, 2002: 88)。因此，我們可先用棋法來類比語法，理解語言運作的常模為何。

我們在下棋之前，棋法 (下棋規則) 已然存在。就算我們下完整盤棋，它也是「依然故我」，棋法仍舊是棋法，沒有什麼變動。時至明日，假若我們要再下一盤棋，箇中得遵循的規律，還是一如往昔。由此可知，棋法具有繼承 (inheritance) 的特性——它承襲先前的規定，少有更動 (Saussure, 2002: 74)。

另外，當人們下棋時，其實棋法早已等在那兒了。是而，對人們來說，棋法是種被給定 (given) 的教條 (Saussure, 2002)。也可以說，棋法就

像套命令一樣，能夠指使人們，應該如何玩棋。

從上文中，我們可歸納出，棋法規則具有「繼承」和「給定」特性。同理，我們也可以在語言活動中，體認運作規律的存在。

二、語言結構的運行規則

從「繼承」言之，今日的元素互動所依循的規則，是依著昨日語法而來，變異甚少。換言之，這套屬於符號的章法，其實是相當恆定的 (Saussure, 2002)。它縱使因時間不同，而有些許翻轉；但是，不要忘了，這些變革都是依舊有的原型，類比而生的 (Saussure, 2002: 160)。新一代的語言活動，從上一代「繼承」了既有的關聯體系；而這套相對關係，冥冥中仍掌握著符號如何表現 (presented) 自身。是而，這套既定的相對體系，是一直被承襲的常規，被歷代元素奉行。

若從「給定」來說，這套常規似乎是既存的框框，所有的符號得按這套模式去運行 (Thibault, 1997)。例如文法結構裡，包括了主詞、動詞、受詞的組合形式 (syntagma)。這套串連方式宛若命令一樣，及於同時代、同社群的任一符號 (Saussure, 2002: 90)。也可以說，語言結構是「被給定狀態」 (Saussure, 2002: 91)，限定符號的排列、表現方式。

誠然，語言運作的規則和棋法還是有不同之處。如 Saussure 所說，棋士在下棋之時，曾經一番謀劃，才出一步棋子。但對於語言世界來說，一切的變動多依循前例而來，並沒有預謀 (premeditation) (Saussure, 2002: 88)。他還說，如果我們把下棋等同於語言運行的狀況，必須「想像一個毫不自覺、愣頭愣腦的棋手」 (Saussure, 2002: 89)。是而，語言結構是依賴著既有的規律運作，它並沒有變動的意念。

結果正如 Saussure 所言，「語言是個系統，它只知自身既有的秩序 ('The language itself is a system which admits no other order than its own.）」 (Saussure, 2002: 23)。在這個結構當中，依著元素間的相對關係，可推衍出一套互動的常模。這個常模可被視為眾符號奉行的秩序，每個符號要與他方發生關聯時，都必須參照先前體系，方能適時展現。

肆、小結：兼論「語言結構」對傳播研究的啓迪

回顧文獻可知，Saussure 對「語言結構」(langue)的定位，展現在兩個向度。

其一將語言結構視為「系統」。語言之所以能成一體系，乃因符號間彼此對立，而形成關聯，既而織成一張符號的網絡。一如 Saussure 的學生——Meillet 所言，語言是個整體，其中一切都是相互聯繫著的（李幼蒸，1997）。

詳細點兒說，藉由符號間的相對特性，讓 A 符號能與 B 符號比對，構成了 A—B 相連的狀況。同理，如果 A 符號和所有的共時系統符號相比，那我們證得的，應是 A 與其他符號相鏈結的網絡。是而，語言結構/系統之所以能成爲一體系，乃是取決於其「相對關係」。

從既定的相對關係中，我們可歸納出常模，來組織、變造語言。是而，語言結構的第二個向度爲：它是語言運作的規則。包括組合關係、聯想關係，都提供了既定格式，框現共時體系內的符號，應按何種形式去呈現。

由上可知，語言結構/系統之所以能成一組織，其成員（符號）並不是決定性因素。它之所以能成一系統，乃是因共時系統的相對特性，或是因語法、聯想關係，才能被視爲一組體系。

那麼，語言結構的研究，對傳播學術的啓發爲何呢？從傳播的角度來說，我們得透過語言，才能表達我們的意思，達到溝通的目標。易言之，語言其實是傳播領域蠻核心的問題。只要談及傳播，恐難避開語言的議題。

而 Saussure 對語言結構的觀察，或許是種奠基的工作，有助於我們在傳播領域裡，繼續開疆拓土。此處，筆者想援引《霍爾的移動城堡》(2004)的例子，進一步說明。

《霍爾的移動城堡》(2004)是宮崎駿的動畫作品。魔法師霍爾蓋了

一座魔術城堡。這個城堡擁有自己的組成體系——包括廚房的火苗、浴缸裡的汗水、洗臉盆的泥濘……，它們之間隱含著相互依存的關係，只要某個元素發生變化，便可能導致法術失靈，影響城堡運作。城堡不但是個建物，還構連了不同維度的空間。或許推開一樓的前門，我們能看見市集場景；但打開一樓後門，也許看到另一國度的荒地。

如果從系統的角度言之，「魔法城堡」或許正如「語言結構」一般，均是有規律的體系。不禁讓人突發奇想，也許語言結構也能成為傳播領域的「魔法城堡」——它不但提供我們安居的處所，也替我們構連不同的研究面向（如：什麼是意義、意義如何藉符號傳播……等），帶領我們望向新視野。

以此言之，「語言結構」或可當成傳播領域的立足點。我們得以居住在「語言」城堡裡，亦能以它為基點，遠眺不同維度的風光。



智慧藏

參考書目

- 李幼蒸 (1997)。《語義符號學》。台北：唐山。
- 李根芳與周素鳳譯 (2004)。《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台北：巨流。
(原書 Storey, J. [2001].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NY: Harvester Wheatsheaf.)
- 張梨美譯 (1997)。《電影符號學的新語彙》。台北：遠流。(原書 Starr, R., Burgoyne, R. & Flitterman-Lewis, S. [1995]. *New vocabularies in film semiotics: Structuralism, post- structuralism, and beyond*. NY: Routledge.)
- 劉森堯譯 (1996)。《電影語言：電影符號學導論》。台北：遠流。(原書 Metz, C. [1994]. *Essais sur la signification au cinem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rris, R. (2001). *Saussure and his interpreters*. NY: Washington Square.
- Saussure, F. (2002).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R. Harris, Trans.). Chicago & La Salle, IL: Open Court.
- Thibault, P. J. (1997). *Re-reading Saussure*. London: Routledge.

智慧藏

What Does 'Langue' Mean from Saussure's Perspective?

Yu-Chai Lai*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cept of langue, which was brought into attention by Saussure's seminal work on language, cannot be too much exaggerated. But Saussure did not give a clear definition of langue.

Based on my reading of Saussure, I find that the concept 'langue' has two meanings. 'Langue' may be seen as a 'system', in which its components, signs, are interdependent of each other.

'Langue' also refers to the rules governing language, such as the rule of combination. To sum up, langue is a network in which signs are linked to each other in various forms such as associ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combination.

Keywords: langue, relations, prototype, Saussure, langue, system

* Yu-Chai Lai is finishing her Ph. D.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